

第一部



夜雪神魂

梁存喜

第一部

夜雪神魂

梁存喜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抗日战争中期，我东北地下党遭到日寇的残酷破坏，在白色恐怖中与党中央失掉联系。苍龙山麓绥中地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，派出夏龙等一批游击队员，在逃往深山的女侠仙山妹的配合下，经受了千难万险、九死一生，英勇卓绝地与敌进行殊死搏斗，争先寻找前来接头的联络员同志……。

本书故事生动，构思奇巧，文笔清新，敌我形象塑造鲜明，生活气息浓郁。为广大读者展示了当年广阔的生活画卷。可读性强，感人的故事令人感到余味无穷。是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读物。

夜雪神魂

梁存喜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167千 插页：2

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46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363 每册：1.35元

歌曰：

美丽的苍龙山麓，
有支歌儿动人心弦，
象天鹅在綏中翱翔，
象彩霞把漠北燃遍。
漫漫征程有硝烟弥漫，
熊熊篝火在夜半点燃
大黑河流着一段英勇的故事，
悠扬的歌声响彻人寰。
《夜雪神魂》呀，
你将飞越湖海山川，
永远留在人们的心田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忆苍龙山战火纷飞 (1)
驻猛虎滩情深意长
- 第 二 回 佛慧大师巧盖奇寺 (40)
仙山女侠密室强逼
- 第 三 回 高桥正雄忽接密令 (67)
副官带兵亲赴苍龙
- 第 四 回 接受任务茫然无措 (96)
遭敌追捕血战街巷
- 第 五 回 娇姨太大闹母灵棚 (117)
伪县长对儿诉衷肠
- 第 六 回 勇何成府邸施奇计 (140)
莽杨青灵前显忠心
- 第 七 回 雪皑皑联络员救人 (159)
悲切切村叶妈许亲
- 第 八 回 痴情女痴情救情郎 (180)
无意男无意葬英雄
- 第 九 回 进白骨卓识论古今 (210)
起风雪冰冻困三英
- 第 十 回 黑蛇镇仙妹惊金宝 (250)
张酒馆狼田带彩凤
- 第十一回 鼠心狭隘招风惹祸 (274)
饿狼欺虎扑朔迷离

第一回 忆苍龙山战火纷飞 驻猛虎滩情深意长

一九四二年隆冬，抗日战火在艰苦的岁月中燃烧。冰雪覆盖着绥中大地。冻得坚硬的大黑河曲曲弯弯，把几百里沟壑间隔。西北风扫过荒野、村庄，山岳，不停地旋转呼啸。惨淡的太阳悬挂在乱堆着灰色云朵的天空中，懒洋洋地把桔黄色的光辉照在雪地上，那些褐色的、干枯的树枝杈，斑斑点点的，把雪地映得宛如色彩单调的印花布。几只喜鹊在鹊窝的周围跳来跳去，喳喳乱叫，冬天的景色是单调的。雪地里走着一个身披冰霜的人，他走的是一条向西伸展的不规则的曲线小路，两旁是一排排时密时稀的枯树。粗一些的树杆上挂着雪，不时被风吹下来，形成一团雪雾，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脸上，钻进他的脖子里。每当这时，他就感到寒气透进了骨缝，钻进了腑脏，习惯地瑟缩着身子，把脚步也就迈得更快了。小路坎坷不平，冻得很坚硬，有时经常不得不迈过那些硬蹦蹦的，沾有暗红色血迹的尸体。可以看到有只野狗正在贪婪地啃嚼几具尸体。他警惕地向树林的周围瞅了

瞅，发现没有什么情况，顾不得把野狗轰跑，就圪蹴在一旁，吃了一些炒莜面，大口大口地吞了一阵子雪。又匆匆赶路了。

黄灿灿的太阳在寒气中时隐时现，乱散着的灰色云朵几乎笼罩了整个天空，它们用比行人稍慢一点的速度与行人赛跑，也匆匆赶向天的西边。一群耀眼的黑色乌鸦凶恶地呱呱叫着，在行人头上盘旋。有几只大胆的还试图向他俯冲，象要从他的身上叼一口肉吃。

他叫夏龙，是绥中游击大队政委兼队长，一米八的个头，二十八岁。他有一双显眼的黛色眉毛，身材象姑娘一样修长，但比姑娘英俊多了。戎马生涯使他的脸瘦而黝黑，他那双美丽的、黑玉般的、闪耀着机智与勇敢的眼睛晶莹透亮，象阳光一样灿烂。他文静而沉着的神态，常常使人肃然起敬。

黑色的云彩紧随在灰色云朵的后面，从天空的东边飘来，把太阳完全藏起来了，细雪霏霏地从黑色云块里洒下，一座巍峨挺拔，峥嵘险峻的高山横卧在前面。

这座山是绥中有名的苍龙山，属大青山的支脉。它群峰耸峙，威严屹立，犹如一簇擎天的峰脊，把天的穹窿支撑。人站在山顶上，乌云能擦身飘过。如果一伸手，能摸住一股冰冷的云。这是座英雄的山，充满惊险传奇和美好向往的山。它使夏龙精神振奋，情绪盎然。有两场震惊中外的、他亲自指挥的漂亮的

歼灭战，曾发生在这里，并载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册。当时他和他的亲密伙伴秦刚（游击大队副队长）奉命带领游击队，来苍龙山阻击清乡扫荡的日伪军，掩护省、地委机关转移。他不但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。并且果断地，狠狠地，以少胜多地把高桥部队惨重地教训了一下，全歼了所有扫荡之敌。绥远抗日军民无不欢欣鼓舞。侵绥日军大为震惊。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，日军部队司令高桥正雄颁诏下令，以十大大洋收买夏龙的人头。

此战发生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明朗的，透着花香的早晨……

深邃的，蓝莹莹的天空还稀疏地挂着几颗闪烁的黄色晨星。刚过五点钟，夏龙就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。

山岳沉睡着。战士们沙沙、沙沙的急行军的脚步声，打破了这里的寂静。黎明时分的露珠打湿了战士们的裤腿，浸透了他们的鞋子。微风从苍龙山顶上挣扎下来，顺着山坡移动，从战士们身上拂过。山坡上茂林葱郁、绿草蓬茸、翠碧欲滴，姹紫嫣红的山上花开得馥郁馨香。太阳在山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。

大约经过一小时的急行军，部队登上了苍龙山顶。夏龙和秦刚俯瞰山下：一条不太宽的、仅能过去

一辆汽车的公路把大山一劈两半，拐了七道弯伸展
出山外。这里是苍龙山有名的神龙沟。是苍龙山西半
侧的绥远城通往东半侧的苍龙县、黑蛇镇的必经之
路。是十分险隘的关口。两面山坡上沟壑嶙峋、葛藤
蔓蔓、怪石矗立、灌木丛生。公路上浮起一层乳白色
的山岚，笼罩着整个峡谷。

“真雄壮啊！好一派磅礴气势。在这里完全可以
打一场歼灭战。”夏龙禁不住赞道。

秦刚嘴上叼着烟。无动于衷地朝山下望一望。正
在为费了五根火柴没有点着烟而恼火。第六根火柴刚
一燃又熄灭了。他愤怒地操着浓重的河北口音，边叫
喊边把烟和火柴一起扔下山底。“见日本鬼子去
吧！”接着，又埋怨起了大山：

“你还想打什么歼灭战？我说老弟呀，这是一座什
么山呀？一看到它我就生气，头痛。不管什么时候，
只要你一挨上它，它就搞得你气喘吁吁，狼狈不堪！
……哎呀呀：愿它们和所有的日本鬼子一样，从
地球上永远消失！”他明知道夏龙刚才说了些什么，
可还故意问道：

“你刚才说些什么！”

“跟我来。”夏龙一边向山后走去，一边招呼他说。
“咱们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，刹刹高桥部队的威风！”

秦刚这才向山顶山下，前后左右认真看了一会

儿，使劲儿啐了口唾沫，擦了一下嘴，把粘在唇边的烟丝擦掉。漫不经心地说：

“歼灭战？我说老弟，你想打歼灭战？……哎呀呀，你这不是在做梦吧！高桥正雄的机关枪迫击炮，可不和你开玩笑！”他伸了伸懒腰。舒舒服服地打一个哈欠“……高高的苍龙山啊，快把夏龙的激情扔到山底摔个粉碎吧！”

秦刚比夏龙大一岁，所以总以“老弟”称呼他。他象夏龙一样是个高个子，但比夏龙威武多了，肩膀更宽，肌肉更发达些。不太长的头发象没耕过的莪麦地一样，硬茬茬地根根直立。更硬的是他那一圈黑色发亮的张飞胡子，扎你一下比针扎还疼。

夏龙走到山后的一块高地，举起望远镜观望着那里的地形。

“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地形地物，高桥正雄的机关枪迫击炮，不如烧火棍！”

“唔唷，老弟，你闻，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儿！知道吗，老弟，我发现所有的山都有这股味！包括大青山……都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儿。”

“见惯平原的人，对山总不满意。”夏龙一边观察，一边嘲笑他道。

“得得得，嘿，你这个家伙……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嫂子死了哭大姐。等着瞧吧，你我总有一天会被

大山埋葬。”

红色的、明亮的、清晨的太阳象个巨大的圆球一样从山顶的东边升上来了，它给秦刚和夏龙披上满身橙色的光辉。他俩浑身上下金光闪闪，在红色的圆球的身边走来走去。秦刚遗憾地看了看他的政委，从一丛丛闪着黄灿灿光辉的，挂满露珠的黄杨枝上摘下一朵黄杨花。

“一朵可恶的花。……老弟，就是这家伙把满山搞得臭不可闻。你别看它开得水灵灵的这么漂亮，漂亮的美女往往都是‘毒蛇’。它就是花中的‘毒蛇’！”

“……你注意听，秦刚，我把四个连的兵力，各分布在一面埋伏。这条路的山前山后全是百里山峦，只有沟没有路。日本鬼子想过苍龙山，只有走这一条路。”

秦刚把鲜嫩的，象油菜花一样耀眼的黄杨花伸到夏龙的鼻子底下。

“什么呀？”夏龙不解地问。

“你闻，臭得厉害吧？”

“这点臭算什么。……暖暖，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打歼灭战的特点是：打敌人的头和尾，火力要猛烈，得硬钱的连队。我想把一连放在头，四连放在尾。你通知各连长，马上来这里研究战斗部署。”

在他俩的身后，在山顶北边，在几块铺满黄绿色斑斓的，象房一样大小的巨石中，长满一丛丛茂密的野玉兰。它们翠绿色的叶子象倒挂的竹叶。那些长在绿叶上面的、雪白的或者紫翠色的盛开的鲜花，在红色的早晨耀眼地闪烁着。一阵又一阵的微风把浓烈的幽香送到这边来。全大队的战士们——三百多游击健儿正在那里静悄悄地休息待命。

“这里树多灌木多，草茂密的地方几乎能把矮个的人埋掉。打完这一仗后，我想把队伍拉到这里整休。”夏龙轻松地说。

“得得得，得得得。”秦刚慌乱而不舒服地摆起了手。那颗被太阳染成红色的头象受到了南北风的夹击，左右摇个不停。

“夏老弟，这不行。这么大个绥中，哪容不下咱们三百多英勇的抗日弟兄。你何必专跟老秦过不去，偏干那些老秦不怎么欢迎的事，来这座该死的苍龙山搞什么整休。”

夏龙放声大笑起来。

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使秦刚的脸感到发热，他哈哈笑着在夏龙的肩上打了一拳。

“嘿，你这家伙，坏小子。原来在琢磨着老秦玩儿啊。”说完，拉着长腔，朝战士们喊道：“喂，各连连长，马上到我这里来……”他猛然又扭过头，一

本正经地、甚至有点神秘地对夏龙说：“……老弟，歼灭战不能打，这三百名革命战士，是打持久战的本钱，再说，一人一支老式步枪，简直是鸡蛋碰石头。”

“我们可以发挥手榴弹的优势，还有这地形，这石头，一个顶俩的战士，加之日本鬼子的轻敌情绪，所以，此战必胜！”

四个连长象一股旋风一样跑步来到他们的身边，带来一股热扑扑的、浓烈的野苔味，简短，活跃的战前军事会议兴致勃勃地开始了。连长们争先恐后地都想得到最艰巨的任务。不到十分钟会议结束了。大家情绪盎然，成竹在胸。四个连长都是训练有素的能打能攻的全面手。他们象智慧的猎人专等凶残的豺狼前来受擒，有条不紊地带领战士们作好了战前的准备工作。进入埋伏阵地。苍龙山的一切又回到了静悄悄的绿色中。

在三连埋伏的阵地上。连长徐辽轻轻动了一下身子，惊跑了落在身上的野鸟。在他的身后是几株很矮的、茂盛的、长满椭圆形叶子的樱桃树，洁白的和粉红色的樱花在枝叶上交错开放，散发出阵阵芳香。在埋伏前，徐辽就把那上面红珍珠似的樱桃摘了一衣兜。这会儿正不住口地、悄悄地、有滋味地吃着。他是苍龙山地区有名的“猴子”，身材长得灵巧而匀称，十

分精悍。一米六的个头，二十二岁。红润的脸颊上两只闪闪发光的、黑亮黑亮的眼珠子轱辘轱辘地颇为传神，常常打着一般人想不到的主意。他不但在眨眼工夫能爬上一棵大树；而且不费什么事在几分钟内能爬上一座三层楼房；什么逮个狼呀抓只狐狸；跟鸟儿对啼逗趣，他样样精明在行。

大约又过了一小时，峡谷里开始炎热起来了。火球似的太阳把强烈的热光倾注下来。云和风都躲起来了。埋伏在阵地中部的、离徐辽不太远的秦刚，光着结实的，汗津津的闪着黑红色光亮的上身，学着徐辽的样子，慢慢地把一根枝条细长，叶子宽阔的蓼蓂从山坡轻轻拽下来。缠成一顶草帽，戴在头上。低声说：

“娘的。夏老弟，咱们这是活受罪。总是情报不准确，我看日本鬼子不来了。”

“哪儿那么多废话，保持肃静。”夏龙低声、严厉地说了一声。他埋伏在离秦刚三米远的地方。那里是一片长满褐色小枝的小叶的野刺玫，刺玫的枝叶中开满牡丹一样大小的黄色花朵。刺玫的下面是一蓬蓬茂密的红芍花、杜衡草、白芷、青剑。夏龙趴在它们的中间，冷静地等待敌人的到来。几只蚊子嗡嗡叫着在他的脸上、脖子上不停地叮咬，他象没有发现，全神贯注地瞅着进山的路口。



湛蓝色的天空终于出现散乱的白云了，但是它们仍然象慑于太阳的威力，离得太阳很远。风还是没有出现，它好象在离阵地较远的什么地方刮得呼呼响。一群惊慌的麻雀陡然从山口处乱蓬蓬的柠条中喳喳飞起来。几只松鼠也在山谷上吱吱乱跑。这些迹象说明敌人来了。埋伏在阵地上的战士们无不流露出欢悦的心情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峡谷外的大路上飞起龙卷风似的团团尘雾。尘雾的下面行走着三百多日伪军。蓄着不太黑的仁丹胡，灰黄色的脸上挂满尘土的鬼子中队长藤野俊夫，骑着枣红色的东洋大马，耀武扬威地挺直腰板，边行边向四周乱看。

“太君、太君…，太君老爷……”满头长发、脸色焦黄、颇有些假日本鬼子风度的伪军中队长赵金宝，推着自行车挤开几个伪军，抢在藤野马前，彬彬有礼地一弯腰，把嘴脸笑成一朵枯萎的野菊花。

“太君，太君老爷，这座山我知道，乱树多杂草多，怕有八路军游击队的埋伏。我们是不是……是不是……火力侦察一下。”

“唔，赵金宝，胆小的不行！游击队的不可怕，你的，带头前进的！”

“嘿！我的……带头前进的！”

赵金宝是苍龙县人。父亲赵兴是个商人。大半生

勤俭经商，攒了很多钱，挣得家资富有，财存万贯。但是唯独无儿无女。他四十七岁那年从老家山西的叔伯兄弟家，抱回一个小孩当养子。从此，老两口视小孩如宝中之宝，取名金宝。赵金宝从小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，十六岁就挥金如土，成天和一伙花柳之徒吃喝嫖赌……赵兴管教不了，深悔不已，一气病倒，不久便死了。赵金宝又把碍手碍脚的养母推出家门，饿死于荒野中。他从此无拘无束。不到三年，便把赵兴苦心经营的万贯家产踢蹬光了。他孑然一身，不久投靠了日本鬼子，混上了伪军中队长。几年来他无恶不作，欺侮百姓，效忠日本鬼子。他是一个很怕死的胆小鬼，特别是怕现在死了。他有一件谋了很久的事——在七里营看上了一个叫村叶的年轻姑娘。这个姑娘水灵灵的，有一张苹果似的脸蛋。把赵金宝迷醉了，几乎迷得神魂颠倒，不思饮食。他想把她娶回家结为夫妻，可是派媒婆几次提亲都被碰回。既然软办法不行，硬办法多的是——只要不死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？但此刻他怕藤野六亲不认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自行带领伪军提心吊胆地往前走，不时用那双善于对付各种人的小眼睛瞅着半山坡，生怕从灌木里、花草中、石堆块后跳出一个游击队打他一枪。

这时藤野突然其势汹汹地喊了一声：